

欽定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七

唐風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
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
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蓋其種類甚
多如促織竈馬在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卻顧之貌思其居故常內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爲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廢事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往也邁去之速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外凡有關於居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農工畢也慆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其常也思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閒之貌能思憂則

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患大康而至
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并不知
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
欲其詳又恐其雜故貴慎也思欲其深又恐
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慎必先思居居者所
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
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

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
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
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
之地親疎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
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
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
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
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
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

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風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
樂也言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
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
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其所有者乃爲他人
用矣一生辛苦而他人是愉豈不大愚也哉

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櫟也杻櫨也考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
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鐘
鼓樂之然則埽廷內而考鐘鼓亦政教所關非小
節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

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朱子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廣儉也昔先王之教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蓋將以用之也因所有而善用之則所以厚生者卽所以正德是故曳婁衣裳以章身也馳驅車馬以立功也灑埽庭內以行禮也考擊鐘鼓以奏樂也酒食可以娛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

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富而教之之實功豈徒曰及時行樂已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之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襮降於諸侯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晉弱而曲沃強故詩人憂之言揚水緩弱而白石巉巖水之力不能轉石以比晉之力不能制沃也素衣朱襮始封

言事抄
卷之七
之服也從子于沃從封之官也既見君子得預其
政也桓叔得大邑已從之而預其政則宜樂矣而
若有不樂者何哉自問之詞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比也朱繡卽朱褱也褱上繡爲黼形也鵠曲沃之
邑也曲沃爲都而又有旁邑見封地之廣也憂則
更甚於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鄰鄰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之故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嚴粲曰不敢告人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其後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詞以告人也夫既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錄之者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之所與也詩錄揚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郇叛

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曲沃強盛詩人憂之故言椒聊之實蕃衍則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則無朋矣

又言椒聊遠條者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以比曲沃之子孫日盛將爲晉國之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鄧元錫曰碩大無朋况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况厚施得衆也嚴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惡曲沃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太小有等所
以強幹弱枝也晉之曲沃大都耦國矣桓叔
之子孫日衆必有繁枝傷本之患坐視其強
盛而不爲之所非奮發而剪其宗親則隱忍
而釀爲篡奪事有必至勢難兩全故詩人預
料而深憂之也春秋諸國私邑強而公室卑
者多矣獨曲沃哉故分封之初都邑之大小
不可不熟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賦也綢繆纏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
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
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淒涼
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
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爲禮而
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嘆以爲無如此良
人何也